

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

上海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

1

1962.5

#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

第一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#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

## 第一輯

編輯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 
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》編輯組

\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\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25 印張：11 17/25 字数：345,000

1962年5月第1版

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5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984

定价：(十) 1.10元

新华印金植查表

## 編輯說明

一、《中国現代文艺資料丛刊》是为中国現代文学艺术研究提供資料的丛刊；《丛刊》发表有关中国現代文艺运动、思想斗争、作家作品等各个方面的回忆、訪問、調查、整理、选輯、編目、考証等各类資料、及与此有关的文章。

二、《丛刊》分輯連續出版，供应范围仅限于确有研究及参考需要的团体及个人。

供应范围如下：

現代文学研究工作者；

作协会员及其他中央和省、市的学术团体成员；

大学中文系及其他文科院系助教以上干部；

报、刊、出版社編輯、記者；

文化、艺术、学术单位的研究人員和科以上干部；

各省、市及中等以上城市的圖書館、博物館、紀念館以及文化学术单位的資料室；

其他相当于以上所列的单位或个人。

三、《丛刊》所发表的文章和資料，大部分是未定稿，凡有必要出版单行本的，发表后經過征求意见及补充、修訂、核实，在一定时期以后，将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《中国現代文学史資料丛书(甲种)》內出版，或采取其他方式出版；在未出单行本前，即未經补充、修訂、核实前，請勿直接引用。

四、《丛刊》每年出版四輯左右，即約每三个月出版一輯；每輯二十至三十万字。

44-1-109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《魯迅全集》未印著作 . . . . . 上海魯迅紀念館資料組輯    | 1  |
| 一九二二年《魯迅日記》拾輯 . . . . . 文 操         | 42 |
| 魯迅給增田涉的四封信 . . . . . 熊 融說明<br>吳元坎譯信 | 49 |
| 魯迅手記旧紹興八县乡人著作目录 . . . . .           | 5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魯迅著譯系年目录(上) . . . . . 紀 文       | 56  |
| 回忆魯迅先生 . . . . . 王鶴照口述<br>周芾棠整理 | 134 |
| 《毁灭》出版的經過和斗争 . . . . . 蔡 耕      | 152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<br>的盟員名单 . . . . . 丁景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5 |
| 关于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<br>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<br>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<br>思想家书》的几种譯文 . . . . . 丁景唐 | 158 |
|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<br>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<br>作家思想家书 . . . . . 吳元坎譯             | 163 |

蔣光慈著譯系年目錄 . . . . . 瞿光熙 167

洪靈菲研究資料編目 . . 上海師範學院圖書館資料組 185

《抗戰文藝》回憶片斷 . . . . . 羅 蓀 203

《抗戰文藝》總目 . . . . . 林 野輯 213

《文藝陣地》雜憶 . . . . . 以 群 234

《文藝陣地》點滴 . . . . . 田仲濟 239

《文藝陣地》總目 . . . . . 李拾柴輯 243

關於現代文藝資料整理、出版工作的

一些看法 . . . . . 周 天 267

資料工作簡訊(四則)

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、出版《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》甲、  
乙種(266)《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(乙種)》第三批影印目  
錄已定(166)山東師範學院編印《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叢  
書》(41)上海舊書店編印業務資料(151)

編後記 . . . . . 280

# 《魯迅全集》未印著作

上海魯迅紀念館資料組輯

## 簡短的說明

### 一九一二年

周豫才告白(3)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說明书(4)《天覺報》創刊祝辭(5)

### 一九一三年

兩幅手繪土偶图的說明(5)

### 一九一八年

吳郡萍蔓鏡跋(6)

### 一九二一年

“生降死不降”(7)名字(8)《两个小小的死》譯者附記(8)

### 一九二二年

將譯《桃色的云》以前的几句话(9)《桃色的云》第二幕第三节中譯者附白(9)

### 一九二三年

題《中国小說史略》(上卷)贈川島(10)

### 一九二四年

《俟堂專文雜集》題記(10)《苦悶的象征》三段譯者附記(10)

### 一九二五年

《莽原》出版預告(11)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風潮宣言(11)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(12)反《閑話》(13)《莽原》半月刊出版預告(14)《出了象牙之塔》出版預告(14)《未名丛刊》廣告(14)

### 一九二七年

《书斋生活与其危險》譯者附記(15)

## 一九二八年

《唐宋傳奇集》廣告(16)《小約翰》廣告(16)《思想·山水·人物》廣告(16)《北歐文學的原理》譯者識(16)關於《粗人》(17)

## 一九二九年

《苦蓬》譯訖記(18)

## 一九三〇年

《洞窟》譯訖記(19)

## 一九三一年

題《陶元慶的出品》(19)“日本研究”之外(20)

## 一九三二年

題《外套》(21)

## 一九三三年

《天上地下》刪文(21)魯迅吊唁小林多喜二家屬電(21)

## 一九三四年

《引玉集》廣告(22)題《淞隱漫錄》(22)題《淞隱續錄》殘本(22)題《漫遊隨錄圖記》(23)題《風箏誤》(28)《譯文》創刊號前記(23)《飢餓之城》後記(24)殘稿(24)

## 一九三五年

《俄羅斯的童話》廣告(25)

## 一九三六年

《死魂靈百圖》廣告(26)《遠方》編者按語(26)《中國傑作小說》小引(27)《凱綏·珂勒惠支版画選集》出版說明(27)《罵殺與捧殺》添入文(27)關於黃萍蓀(28)

## 校改稿

神蓋記第一卷(略)維持小學之意見(28)《北平箋譜》廣告(29)

## 附錄

魯迅在廈門的演講(30)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(33)魯迅在北京第一師範演講(33)魯迅在上海藝術大學演講(35)魯迅到北平——北平通信(37)魯迅訪問記(39)

## 簡短的說明

早在一九三四年，魯迅在給《集外集》編者楊霽云的信中，就這樣說過：“未印之拙作，竟有如此之多，殊出意外，但以別種化名，發表于《語絲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晨報副刊》而後來刪去未印者，恐怕還不少。”魯迅一生勤于寫作，所用筆名，百數以上，所以即使經過《集外集》、《集外集拾遺》、“全集補遺”及“續編”的先后搜輯，仍有不少未輯印的著作，為便于文學研究工作者和文學愛好者更好地研究魯迅和學習魯迅，特將我們耳目所及的新版和旧版《魯迅全集》所未印的作品，加以輯錄。

本輯共收《魯迅全集》新版和旧版所未印的文章五十一篇，其中校改稿三篇；另有附錄六篇，系記魯迅的演講文，雖非佚文，但也有關係，亦一并輯入。

所輯各文，大部分經過考證或鑑定，凡屬不能確定而存疑的，暫時都沒有輯入。每篇次序，統按寫作年月或發表日期先后排列。后附注釋，主要是說明各篇出處。

限于我們的水平，無論是編輯或注釋，不妥之處，一定不少，懇切地希望讀者指正。

上海魯迅紀念館資料組

1961年11月

〔一九一二年〕

## 周豫才告白<sup>①</sup>

僕已辭去山會師範學校校長。校內諸事業于本月十三日由學務科派科員朱君幼溪至校交代清楚。凡關於該校事務，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學務科接洽，僕不更負責任。此白。

---

① 原刊于1912年2月19日紹興《越鐸日報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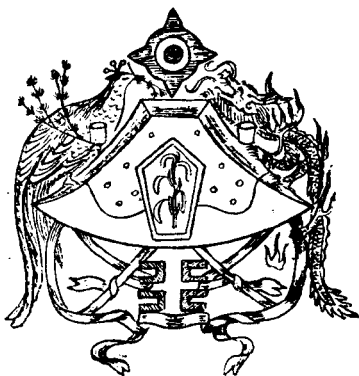
## 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<sup>①</sup>

謹按西国国徽，由来甚久，其勾萌在个人，而蔓延以败一国。昔者希腊武人，蒙盾赴战，自擇所好，作繪于盾，以示区别。降至羅馬，相承不絕。迨十字軍兴，聚列国之士而成师，惧其杂糅不可辨析，則各以一队长官之盾徽为識，由此張大，用于一家，更进而用于一族，更进而用于一国。故权輿之象，率为名氏，表个人也，或为十字，重宗教也。及为国徽，亦依史实，因是仍多十字，或摹盾形，复作袞冕旗帜之属，以为藻飾。虽有新造之国，初制徽識，每不能出其环中，盖文献限之矣。今中华民国，已定嘉禾为国徽，而图象簡质，宜求輔佐，俾足以方駕他徽，无虑朴素。惟历史殊特，异乎欧西，彼所尙者，此不能用，自应远据前史，更立新图，稿有本抵，庶几有当。考諸載籍，源之古者，莫如龙，然已横受抵排，不容作繪，更思其次，則有十二章。上見于书，其源亦远，汉唐以来，說經者曰：日月星辰，取其照临也；山，取其鎮也；龙，取其变也；华虫，取其文也；宗彝，取其孝也；藻，取其洁也；火，取其明也；粉米，取其养也；黼，取其断也；黻，取其辨也，美德之最，莫不賅备，今即从其說，相度其宜，会合錯綜，拟为中华民国徽識。作繪之法，为嘉禾在于中，是为中心，嘉禾之状，取諸汉五瑞图石刻。干者，所以拟盾也，干后为黼，上綴粉米，黼上为日，其下为山，然因山作眞形，慮无所置，則結縷成篆文，而以黻充其隙际。黼之左右，为龙与华虫，各持宗彝，龙复有火丽其身，月属于角，华虫則其味銜藻，其首戴星。凡此造作改为，皆所以求合度而图調和，国徽大体，似已略具。（如下图）复作五穗嘉禾簡徽一枚（图略），于不求絪縕时用之。又曲淺（綫）式双穗嘉禾簡徽一枚（图略），于綫紙之属用之。倘更得深于繪事者，別施采色，令其象更美且优，則庶几可以表华国之令德，而弘施于天下已。

---

① 1912年8月28日《魯迅日記》：“与稻孙、季市同拟国徽告成，以交范总长，一为十二章，一为旗鑑，并簡章二，共四图。”原刊于1913年2月《教育部編纂处月刊》第一卷第一册，无署名。

## 拟国徽图



案元图龙及华虫尾皆内向，作曲裹式，后经国务院会议，外交部主改为尾向外张如今图。

### 《天觉报》创刊祝辞<sup>①</sup>

敬祝天觉出版自由，北京周树人祝。

〔一九一三年〕

### 两幅手绘土偶图的说明<sup>②</sup>

(一) 二月二日所得北邙土偶略图

鸭一，黄土制，高一寸。

猪囉一，亦土制，外擦青色，长二寸。叫三声而有威仪，妙极，妙极。

羊一，白土制，高二寸。

人一，黄土制，高二寸，其帽之后面为只，不知何等样人。

---

① 原刊于1912年11月1日绍兴《天觉报》第三版祝电栏内。

② 未发表过，现据1961年第十期《文物》馮宝琳所作《记鲁迅先生手绘的两幅土偶图》一文辑入。原稿无题无标点。

莫名其妙之物，一，亦土制，曾擦过紅色，今已剝落。独角有翼，高約一尺，疑所以辟邪者，如現在之泰山石敢当及瓦將軍也。与此相类者尙甚多，有首如龙者，有羊身一角(无须)者，均不知何用。

此物翹起，一如洋鬼子亦奇，今已与我对面而坐于桌上矣。

此公样子讨厌，不必示别人也。

(二) 偶人象一，圓領披风而小袖，其裙之襞积系紅色顏料所繪，尙可辨。高約八寸，其眉目經我描而略增美。

(图略)

〔一九一八年〕

### 吳郡鄭蔓鏡跋<sub>①</sub>、<sub>②</sub>

右竟出山阴兰上乡吕超墓中，墓有銘，得墨本二枚，国号紀元俱泐。因驗筆又有己巳字，以其官隨郡，亡國中，齐永明十一年十一月葬。竟則止聞銘辭云是“鄭氏作鏡幽凍三商幽明鏡”十一字，篆书，不能得墨本。六月中，中弟起明归会稽，遂見此竟，告言徑建初尺四寸四分，质似鉛，已裂为九，又失其二，然所闕皆华飾，而文字具在。未几，手拓見寄，銘有二层，与所傳者絕异，文句譌夺，取他竟銘校之，始知大較。外层云：“五月五日，大岁在未，吳□(原缺——編者)鄭蔓作其鏡，幽凍三商，周刻禺彊，白牙聚鑿，众神容”，凡卅字。内层云：“吾作明幽竟凍三商周坐”，凡十字。上虞罗氏《古竟图录》收金山程氏所藏一竟，文字略同，末云：“众神見容天禽”，較此多三字，而句亦未尽。他竟尙有作天禽四守者也。古人鑄冶，多以五月丙午日，虞喜《志林》謂“取純火精以协其数”(《初学記》廿二引)。今所見汉魏竟帶句帳构銅凡勒年月者，大率云五月丙午日作，而五日顧未聞宜鑄，唯索縷采药辟兵却病之事，兴作甚多。后世推类，或并以造竟家所藏唐代小鏡一枚，亦云五月五日午时造，則此事当始于晋，至唐犹然。大岁在未，在字反左书，末年亦不知何年，戊未又似戊午或丙午，午或作(+)，得轉譌如未，所未詳也。吳下一字，仅存小半，程氏藏竟作踞，罗氏題为“吳郡鄭蔓鏡”。吳越接壤，便于市卖，所釋当塙。郡字并亦反左书，郑又如鄭，賈又似要，皆譌变。幽凍三商者，《关中金石記》尝以《仪礼》郑注“日入三商为昏”語

① 原迹无标题，現有的題目是根据《魯迅日記》戊午年(1918)七月二十九日条暫加的。

② 1918年10月29日作。原迹現存北京圖書館，遺稿。1960年10月30日北京《光明日报》《文学遺產》第三百三十六期上刊出。

釋永康竟銘，然孔疏云，“商謂商量”，是刻漏名，則亦无与竟事。《墨林快事》以为三金，于义最协。他竟或云幽涑宮商，或云合涑白黃，宮为土，商为金，金白土黃；竟則丹楊善銅，鍍以銀錫，其类三，其色黃白；幽發声近相通，涑，水名，乃涑之誤，涑又段为炼；發炼三金，犹云合涑白黃，亦即幽段宮商矣。禹疆者，《山海經》云：“北方禺疆，人面鳥身。”郭注：“字玄冥，水神也。”竟之为物，仅形曜灵，月为水精，故刻禺疆。禺字上有羨画，他竟或譌成万。又有云周刻罔象者，罔象亦水精，与此同意。白巨即伯牙，建安竟銘有“白巨单髡”語，徐氏同柏云：“巨髡未詳”。今按彼为伯牙彈琴，而此巨字尤繆，唯迹象口（原稿不明——編者）可寻究。聚斲頗似乐饗，殆亦单琴之誤也。据程氏竟，神容二字間当破見字，見容即見形矣。末三句十一字，并頌雕文刻鏤之美。而竟心作四神人，乘异兽，其二今闕。又有四乳，具存。内层之丕亦吾字，笔画不完，遂与予字相似。丕亦幽也，他竟多如此作。此銘在汉，当有全文施之巨竟，后来委經轉刻，夺落舛誤，弥失其初，遂至不可誦說。余以此竟出于故乡，銘文又不常見，长夏索居，輒加申釋，虽多所穿凿，終亦不能尽通，聊記所获，以备忘失。又聞越竟鉛泉，时或出土，而鉛竟甚为希有；盖鉛錫事本非宜，而此則電夕所用，故犹芻灵木寓，象物斯足，不复幽涑三商与。中华民国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記。

〔一九二一年〕

## “生降死不降”<sup>①</sup>

大約十五年以前，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騙了。

他們說：非革命不可！你看，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，怎样的日夜想光复，这志愿，便到现在也銘心刻骨的。試举一例罢，——他們說——汉人死了入殮的时候，都将辮子盘在頂上，象明朝制度，这叫做“生降死不降”！

生降死不降，多少悲惨而且值得同情呵。

然而近几年来，我的迷信却破裂起来了。我看見許多計文上的人，大都是既未殉难，也非遺民，和清朝毫不相干的；或者倒反食过民国的“祿”。而他們一死，不是“清封朝議大夫”，便是“清封恭人”，都到阴間三跪九叩的上朝去了。

我于是不再信革命党的話。我想：別的都是誑，只有汉人有一种“生降死不降”的怪脾气，却是真的。

五月五日

① 原刊于1921年5月6日《晨报副刊》，署名风声。

## 名 字<sup>①</sup>

我看了几年杂志和报章，渐渐的造成一种古怪的积习了。

这是什么呢？就是看文章先看署名。对于这署名，并非积极的专寻大人先生，而却在消极的这一方面。

一、自称“铁血”“侠魂”“古狂”“怪侠”“亚雄”之类的不看。

二、自称“蝶栖”“鸳精”“茅儂”“花怜”“秋瘦”“春愁”之类的又不看。

三、自命为“一分子”，自谦为“小百姓”，自鄙为“一笑”之类的又不看。

四、自号为“愤世生”“厌世主人”“救世居士”之类的又不看。

如是等等，不遑枚举，而临时发生，现在想不起的还很多。有时也自己想：这实在太武断，太刚愎自用了；倘给别人知道，一定要摇头的。

然而今天看见宋人俞成先生的《瑩窗丛说》里的一段话，却连我也大惊小怪起来。现在将他抄出在下面：

“今人生子，妄自尊大；多取文武富贵四字为名，不以希贤为名，则以望闻为名，不以次韩为名，则以齐愈为名，甚可笑也！古者命名，多自贬损，或曰愚，曰鲁；或曰拙，曰贱，皆取谦抑之义也；如司马氏幼字犬子，至有慕名野狗，何尝择称呼之美哉？！尝观进士同年录：江南人习尚机巧，故其小名多是好字，足见自高之心；江北人大体任真，故其小名多非佳字，足见自贬之意。若夫雁塔之题，当先正名，垂于不朽！”

看这意思，似乎人们不自称猪狗，俞先生便很不高兴似的。我于以叹古人之高深为不可测，而我因之尚不失为中庸也，便发生了写出这一篇的勇气来。

五月五日

## 《两个小小的死》译者附记<sup>②</sup>

爱罗先珂先生的第二创作集《最后的叹息》，本月十日在东京发行，内容是一篇童话剧和两篇童话，这是那书中的最末一篇，由作者自己的选定而译出的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，译者附记。

① 原刊于1921年5月7日《晨报副刊》，署名风声。

② 原刊于1922年1月25日《东方杂志》第十九卷第二号。

[一九二二年]

## 將譯《桃色的云》以前的几句话○

愛羅先珂先生的創作集第二冊是《最後的嘆息》，去年十二月初在日本東京由從文閣出版，內容是一篇童話劇《桃色的云》和兩篇童話，一是《海的王女和漁夫》，一是《兩個小小的死》。那第三篇已經由我譯出，載在本年正月的《東方雜誌》上了。

然而著者的意思，却願意我快譯《桃色的云》：因為他自審這一篇最近於完滿，而且想從速贈與中國的青年。但這在我是一件煩難事，我以為，由我看來，日本語實在比中國語更優婉。而著者又能捉住他的美點和特長，所以使我很覺得失了傳達的能力，於是擱置不動，瞬息間早過了四個月了。

但爽約也有苦痛的，因此，我終於不能不定下翻譯的決心了。自己也明知道這一動手，至少當損失原作的好處的一半，斷然成為一件失敗的工作，所以可以自解者，只是“聊勝於無”罷了。惟其內容，總該還在，這或者還能夠稍稍慰藉讀者的心罷。

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，譯者記

## 《桃色的云》第二幕第三節中譯者附白○

本書開首人物目錄中，鵠的群誤作鷗的群。第一幕中也還有幾個錯字，但大抵可以意會，現在不來列舉了。

又全本中人物和句子，也間有和印本不同的地方，那是印本的錯誤，這回都依SF君的校改預備再版的底本改正。惟第三幕末節中“白鵠的歌”四句，是著者新近自己加進去的，連將來再版上也沒有。

五月三日記

---

○ 原刊於1922年5月13日《晨報副刊》。《桃色的云》刊單行本時，譯者即據以大加修改作為單行本序。1957年1月號《紅岩》上有文考證。

○ 原刊於1922年6月7日《晨報副刊》。

〔一九二三年〕

題《中国小說史略》(上卷)贈川島<sup>㊟</sup>

請你从“情人的擁抱里，暫時匯出一只手來，接收這干燥無味的《中国小說史略》。我所敬愛的一撮毛<sup>㊟</sup>哥哥呀！”

魯迅

(一九)二三，十二，十三

〔一九二四年〕

《俟堂專文雜集》題記<sup>㊟</sup>

曩嘗欲著《越中專錄》，頗銳意蒐集鄉邦專書及拓本，而資力薄弱，俱不易致，以十余年之勤，所得僅古專二十余及訂本少許而已。遷徙以後，忽遭寇劫，孑身道遁，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，余悉委盜窟中。日月除矣，意興亦盡，纂述之事，眇焉何期？聊集殘余，以為永念哉！甲子八月廿三日，宴之敖者手記。

《苦悶的象征》三段譯者附記<sup>㊟</sup>

一、《自己發見的歡喜》一節之後譯者附記

波特萊爾的散文詩，在原書上本有日文譯；但我用 Max Bruno 德文譯，一比較却頗有幾處不同。現在姑且參酌兩本，譯成中文。倘有那一位據原文給我痛加訂

㊟ 新體詩，寫於 1923 年 12 月 13 日，計七行，共四十二字，原書現存北京圖書館。

㊟ “一撮毛”，是當時魯迅戲呼章川島的綽號。

㊟ 未發表過，現據 1960 年 3 月北京魯迅博物館影印《俟堂專文集》輯入。原稿無標點。

㊟ 第一段《自己發見的歡喜》譯者附記，原刊於 1924 年 10 月 26 日《晨報副刊》；第二段《有限中的無限》譯者附記，及第三段《文藝創作的四階段》譯者附記，均原刊於同年 10 月 28 日《晨報副刊》。

正的，是极希望，极感激的事。否则，我将来还想去寻一个懂法文的朋友来修改他；但现在暂且这样的敷衍着。

十月一日，譯者附記。

## 二、《有限中的无限》一节之后譯者附記

法文我一字不識，所以对于 Van Lerberghe 的歌无可奈何，現承常維鈞君給我譯出，实在可感；然而譯波特萊尔的散文詩的担子我也就想送上去。想世間肯幫別人忙的諸公聞之，当亦同声一叹耳。

十月十七日，譯者附記。

## 三、《文艺鉴赏的四阶段》一节之后譯者附記

先前我想省略的，是这一节中的几处，现在却仍然完全譯出，所以序文上說过的“别一必要”，并未实行，因为譯到这里时，那必要已經不成为必要了。

十月(二十)四日，譯者附記。

〔一九二五年〕

## 《莽原》出版預告<sup>①</sup>

本报原有之《图画周刊》(第五种)，現在团体解散，不能繼續出版，故另刊一种，是为《莽原》。聞其內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，文字則或撰述，或翻譯，或稗販，或窃取，来日之事，无从預知。但总期率性而言，凭心立論，忠于現世，望彼将来云。由魯迅先生編輯，于本星期五出版。以后每星期五随《京报》附送一張，即为《京报》第五种周刊。

## 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<sup>②</sup>

溯本校不安之状，盖已半載有余，时有隱显，以至現在。其間亦未見学校当局有所反省，竭誠处理，使之消弭。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，学生劝校长楊蔭榆先生退席后，楊先生乃于飯館召集校員若干燕飲，继即以評議部名义，将学生自治会取員六人(文預科四人，理預科一人，国文系一人)揭示开除，由是全校譁然，有坚拒楊

① 原刊于1925年4月21日北京《京报》广告栏內。魯迅不滿意報館所登的《莽原》問世广告，乃亲拟这一稿，刊出三天后，第一期《莽原》周刊即于4月24日在《京报》上出現。

② 原文作于1925年。許广平先生所保存的一份宣言(鉛印)，旁有附注云：“魯迅拟稿，针对楊蔭榆的‘感言’仗义执言，并邀請馬裕藻先生轉請其他先生連名的宣言。”